



花样年华



★我心中的好老师

□邓斐然（丰泽区北附小学五年级）

老师是成长旅途的引路人，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位难忘的老师。我要讲述的，是如灯塔般照亮我前行方向的陈老师。

陈老师的课堂总是魅力十足，枯燥的知识经她讲述，便能焕发生机。她爱用生动的比喻，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——把弯弯的月亮比作夜空的小船，把兔子的红眼睛比作品莹的红宝石，还会俏皮地打趣坐端正却走神的同学是“木头人”。拟人手法在她的课堂更是信手拈来，小鸟唱歌、太阳伸懒腰、花朵跳舞，趣味满满的课堂世界，让我们沉浸其中。

陈老师对我们的生活关怀备至。每次大考前，她都会全力帮我们复习。记得有一回，我们埋头苦读，几乎没有停歇。陈老师看在眼里，担心单调的复习让我们疲惫，便自掏腰包买来零食，让我们在间隙补充能量、放松心情。那之后，我们复习更投入，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。每逢放假，她还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注意安全，别独自外出，那份关切如春风般温暖。

在学习上，陈老师同样十分上心。要是有同学成绩不理想，她会第一时间谈心，耐心查明原因。她从不一味批评，而是量身定制学习目标，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进步，还会及时和家长沟通孩子的情况。当同学考得好时，她也会给予奖励。

这就是我的陈老师，一位认真负责又风趣幽默的好老师，这样的老师，谁会不喜欢呢？我衷心感谢她，是她为我的成长道路，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光彩。
(指导老师:彭来胜)

★让生命之花在晴空下绚烂绽放

□苏沐淇（南安市第三实验小学六年级）

毒品，是暗夜里悄然伸出的邪恶藤蔓，它以伪装的芬芳诱惑路过的生命，妄图将鲜嫩的花骨朵缠绕、绞杀。在它的阴影下，多少本该绚烂的生命之花，未及在阳光下舒展，便在毒雾中枯萎凋零。

青春的芳草地，本该百花争艳、梦想纷飞。可一旦毒品袭来，所有美好便瞬间崩塌。那些曾在篮球场挥洒汗水的少年、在画室描绘星辰的少女，被毒品攫住后，充满朝气的生命如遭狂风摧残，迅速褪去色彩与活力。他们的身体日渐枯槁，像缺水的花苞无法绽放；眼神不再明亮，像被乌云遮蔽的天空，只剩迷茫与痛苦。毒瘾发作时，每一次颤抖、每一声呻吟，都是生命之花在毒藤下的绝望挣扎。

青少年是生命之花初绽的阶段，好奇心滋养着探索世界的渴望，却也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。毒品贩子如同阴险的园丁，用虚假的“甜蜜”做诱饵，试图将我们引入毒雾歧途。他们利用我们的单纯，编织“快乐”的谎言，让许多涉世未深的生命，在懵懂中坠入深渊。

但生命之花的力量，本就在于向阳而生。为了守护这份绚烂，学校与家庭如同坚实的护花篱墙，通过禁毒主题班会、知识讲座、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，为我们筑起认知防线，让我们看清毒品这朵“恶之花”的真面目。我们更要做自己生命之花的守护者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远离滋生毒品的阴暗角落，在阳光下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，让生命的根系深植于积极向上的土壤。

“生命如诗，拒毒为韵；花开绚烂，护之则安。”毒品猛于虎，却撼不动我们守护生命的决心。让我们携手做祛毒的清风、护花的暖光，驱散毒品的阴影，让每一朵生命之花，都能在晴空下自由呼吸、绚烂绽放，书写属于自己的芬芳诗篇。
(指导老师:杨承婕)

东南早报《教育周刊》“花样年华”栏目为泉州市广大中小学生打造校园文学交流平台，在此展示自我，实现文学梦想。

只要你是泉州市中小学生就可以投稿给我们哦！题材不限，内容健康向上，字数800字以内。(务必标明:学校全名+班级+姓名+联系方式+指导老师，发送到电子邮箱:dnzbxst@126.com)

★金色的回音

□冯宸颢（泉州实验中学初三年）

太阳在鸡啼中升起，映亮苍穹，赶着云彩转场。云彩飞奔，被落日染成玫瑰红，终归为绛紫。

风悠扬，带来留有岁月印迹的金色回音。那回音，被昔日骄阳镀上金辉，被往岁冷雨淬炼过锋芒。

“毕竟酿给自家喝的米酒，马虎不得。”奶奶抬了抬眼皮，继续拣糯米。新米还残留着盛夏的余温，她用略浑浊的眼睛注视着每一粒米，筛去干瘪的，留下丰腴饱满的，如同工匠挑拣雕刻珍品的玉料。

带着凉意的清水浸没糯米，在未褪的艳阳下反射出耀眼的光。奶奶缓缓蹲下身，将布满沟壑的手伸入水中，激起水光一颤。淘洗间，清澈的水渐渐泛白，淘米水被倒入水沟，如长蛇蜿蜒，从家门口静静淌向云生处、天尽头。

老铁锅揉着惺忪睡眼，被高悬的白日打搅了午后小憩，嘟囔着开始工作。糯米在锅中等待，火焰在灶下翻卷，热浪裹着木柴燃烧的气息从灶膛袭来。白色水雾升腾，又被燥风吹散。奶奶坐在大厅，望着门外发烫的酒缸与远方高低错落的楼宇，最高的那栋是县医院，窗玻璃闪着刺眼的光。四周蝉鸣聒噪，蚊子悄无声息地叮咬，痒意能缠上几天。奶奶摇着蒲扇，引来丝丝凉风，不时细听铁锅低沉的声响。

夏日白昼漫长，直到天色渐晚、霞光满天，云彩被染上艳丽橘红时，早已过了饭点。晾凉的糯米混着酒曲，在奶奶手中轻柔揉动，她抚摸着每一粒米，将暗红色酒曲均匀拌入，如同抚摸刚从水中捞起的古籍，又似为新生儿洗礼。

奶奶直腰抹汗，把糯米放入酒缸，用木锅铲压实，在正中挖了个洞。“这叫酒眼，尝酒时就从这里舀。”她捶了捶腰，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等着尝新酒吧。”

燥热的风带着米香与蝉鸣，摇摇晃晃消失在地平线。秋雨挤走夏日，又被冬风催促着离去。月圆了又缺，太阳升了又落，鸡啼唤醒黎明，狗吠催促黄昏，夏日苍翠的树竟绽开了花。骤雨渐渐变得绵长，冰冷雨丝打在瓦上，奏出几分忧伤。

酒味日渐浓郁，褪去酸涩与单薄。抿一口，似装下几两风月星河，藏着仲夏夜的虫吟鸟语，裹着秋冬的冷风冷雨。那是耕耘与等待后的金黄，是酝酿数月的金色回音。

冬日残阳洒下暖色光芒，映亮云彩，渲染晚霞。清风似从过往而来，带着被夕阳烫金的回音，卷着一丝酒香，奔向远方。云卷云舒，暮色四合。
(指导老师:钟云霞)

★家的温度

□苏铠妍（安溪县第五小学六年级）

测体温时，水银柱会停在36.8℃；测水温，妈妈会说“40℃刚好泡奶”。可我知道，世上最暖的温度是测不出来的——它藏在我家的两个“摄氏度”里。

36.8℃，是妈妈掌心的恒温。

深夜，我被数学最后一道题困住，思绪像缠乱的毛线团。台灯的光晕染黄草稿纸，也拉长了我的焦躁。门被轻轻推开，妈妈端着牛奶进来，她眼里含着笑意，端起我冰凉的杯子，“喝口热的，让脑袋也暖和暖和。”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：无论奋战到多晚，总有一份36.8℃的体温，如永不偏离的春天，静静等我。

57.2℃，是爸爸汤勺里的魔法。

据说57.2℃是汤汁入口最舒服的温度，这个数字爸爸从没说过，但他的勺子知道。期中考试失利，我被雨淋透的麻雀，瑟缩着挪进家门。厨房里传来“咕嘟咕嘟”的轻响，是爸爸在煨汤。他盛出一勺，轻轻吹了吹递到我嘴边：“尝尝，小心烫。”他没问分数，只是又舀起一勺：“喝吧，天塌下来，也得先暖暖胃。”氤氲热气中，我眼眶发热。原来爱有最精准的计量，被一双粗糙的手稳稳控在57.2℃——足以融化所有寒冰，又永远不会将我灼伤。

如今我终于懂得，家的温度从不会显示在任何仪表上，它是妈妈掌心永恒的春晖，是爸爸汤勺里精准的甘霖。这些温度没有刻度，却比任何数字都更深刻地烙在我心上，成为我走向广阔世界时，随身携带的、永不冷却的暖。

(指导老师:林月季)

★雨夜的一碗热汤面

□梁蕾蕾（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）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冰冷的雨点砸在身上，混着眼泪往下淌。我攥着满是红叉的数学试卷，指尖因用力泛白，刚才和爸妈争执的画面还在眼前挥之不去。“这点分数你也好意思拿回来？”爸爸的怒吼似惊雷，妈妈的叹气更像针，一下下扎在我心上。委屈和愤怒冲上心头，我抓起外套摔门而出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离这个家越远越好。

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肚子早就咕咕叫了，饥饿的滋味，比心里的委屈更磨人。路过街角那家小面馆时，暖黄的灯光从玻璃窗透出来，飘出阵阵饭菜香。我脚步顿住，又狼狈地想起——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

“孩子，快进来躲躲雨！”一个温和的声音叫住了我。回头望去，面馆老板娘正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块干毛巾。她穿着碎花围裙，笑容格外亲切。

我犹豫着不敢动，她却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进店里，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风雨。“你看你，淋成这样，感冒了可不行。”她把毛巾递给我，转身走进了厨房。

老板娘很快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，还加了个煎蛋：“快吃吧，暖暖身子。”我愣住了，捏着筷子迟迟不敢动：“我……我没带钱。”

她笑着摆摆手：“一碗面而已，算什么钱。看你这样子，是和家里闹别扭了吧？”

我低下头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一碗面吃完，浑身都暖了。走出饭店时，雨小了很多，老板娘站在门口朝我挥手：“路上小心，快回家吧！”

后来，我再也没见过那个老板娘，但那个雨夜的温暖，我一直记得。(指导老师:杨志文)